

能人王老师

□张新文

我的老师王文信只是一个代课老师，他一条腿有残疾，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很是吃力。

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一个大队（现在叫村）把原本散落在各庄所谓“扫盲夜校”集中起来，办起了一个小学。

王老师教我们三年级的语文，还兼班主任。印象里，王老师虽然身体残疾，可是个有本事的人，村里人都喊他“王能人”。

那时候办学条件差，我们一、二年级的时候，都是学生自带桌子和板凳，到了三年级，不知从哪里兴起了简易课桌热。所谓的简易课桌，就是用土做的桌子。上面给每所农村小学发放一套木质模具，制作是各校自己的事了。但是，要生产出合格的桌子来，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一连几天，毫无进展。校长就急了，把任务交给了王老师，说，你试试吧，不行的话，下学期开学，还是学生自带桌子和板凳。自那以后，王老师白天给我们上课，晚上燃着煤油灯自己琢磨实验。眼熬红了，人熬瘦了，但是，第一张合格的课桌终于实验成功了。原来，和泥的时候要加麦糠或是麦秸进去，用以增加黏合力，才能让土坯成型。并且这样做出的桌子，干了以后无裂缝，又坚固。新学期，我们都用上了排列整齐的简易课桌，这个桌子还有放书包的抽屉，我们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这个稀罕物，甭提心里那份高兴啦！校会上，校长特地表扬了我们的王老师，说他为学校立下了汗马功劳。站在前面，王老师面对着我们，没有笑意，很严肃地说：只要你们好好学习，我的努力和付出就没有遗憾了！

刚建校，学校没有厕所，师生们下课就往庄子上跑，都很尴尬。后来，学校要建厕所，制作水泥板没有现成的模具，王老师就把做饭的菜刀拿来学校，在操场的一角，他测量好尺寸，用菜刀沿着标杆划出深深的印痕。然后用铁锹挖出凹陷规则的模坑，浇上水泥混凝土。若干天后，水泥板就大功告成了。在王老师的设计参与下，一个标准化的厕所也建了起来。

所以，直到今天，我对残疾人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敬畏感。

王老师还时刻挂记着我们的学习。每天晚上他都会走访学生，督促我们晚自习。他住在我们前面的那个庄子里，只要晚上一看到摇摇晃晃的手电筒光，正在疯玩的我们就赶紧回家，把煤油灯端到饭桌上，做起作业来。他到每个学生家，总会坐下来与家长聊上一会孩子的学习。每次从我家起身要走的时候，他会用手轻轻地抚摸一下我的头顶，并说：“好好学，将来一切问题都得靠知识来解决。”当时，我不知道他说的“一切问题”里包含什么，只能隐约感到知识不就是一把钥匙吗？它能够开启“一切问题”的大门。

我们在他的监督和鼓励下，越走越远，有一天终于离开了那个村庄，离开了王老师。时至今日，那束摇摇晃晃的手电筒光，仍然还在我的记忆的深处闪亮着……

王老师可能是因为自身残疾的问题，一直过着单身生活。后来，上面精简教师，王老师不得不离开了学校。大队要给他上个五保户，他婉言拒绝了，他说：“我能自食其力，叫大家负担我，多没面子啊！”于是，他就在学校附近开了一个杂货店，一边经营生意，一边义务帮孩子辅导作业。

现在，当初那个学校和王老师的杂货店都不存在了，王老师也去了另一个世界，可是，他的音容笑貌却从没有离开过我。



真正的教育

□镜子

小学五年级的时候，在校外上写作课。当时的我，作文写得还算不错。十一二岁的年纪，总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觉得别人都比不上自己。

写作老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，不知从谁那里听说过他勇敢战胜癌症的故事，故而我对他十分敬重。他有一个习惯：读完一篇习作之后，不说好坏，而是让我们评价。

记得那一次，他点名让我评价一篇作文。我记了满满一纸，激动地指出文章中的各种语病，期待着老师的表扬。

老师没有评价我的话是否正确，先讲了一个伊索寓言里的故事：

每个人的一生，都好像是挑着一副担子。

这担子前面的筐，装的是自己的优点；后面的筐，装的是别人的优点。

我们一直习惯性地往前看，满满都是自己的优点，并因此高兴不已。

后面的筐破了、漏了，而我们一无所知，于是越走越不稳，最后终于摔倒。

时常回头看看，人才能走得稳，走得踏实。

现在回想起来，那个四十多岁的、因为

化疗而戴着帽子的男人，扶着课桌站着安安静静说这些话的样子，还历历在目。

他见我有些发愣，知道这番话对于那时的我，还太难懂。于是，他换了一种语气，继续说：“我交给你一个任务。每当你需要评价别人，或者给予别人意见的时候。先说别人的优点，再说别人的缺点。如果缺点不大、不严重，就不必说了。”

不知道是因为当时的羞赧还是震惊，这番话被我牢牢地记下了。

接着，他把手伸出来，表示要和我握手：“谢谢你这么认真听讲。”

这件事真的永久地改变了我。

每当我激动地想要指出别人的错误的时候，我都不由自主地顿一下，然后再说：“这个想法真的很棒，比如……”，接下去才会说“但是我觉得，如果在这个地方改一下，会不会更好呢？”

一开始，仅仅是口头上形式上强迫自己这样，久而久之，我在看人看事的时候，真的会先看优点，再想不足。

记得有人说，真正的教育是当你把学到的知识都遗忘之后，留下的那些东西。

我想，那次作文课，便是真正的教育吧。

老师大闯关

□巴拉

孩子的整个学期都在上网课，因为陪孩子，我终于目睹了老师与孩子们“智斗”的场景。

现在的孩子都很聪明，也都很调皮，上网课，天高老师远，所以就不那么老实了。

学校安排每个同学每天必须上交一份书法临摹，为的是考试时不在书写上丢分。但就是有人不愿意。

他们方法很多。反正是用手机拍下来给老师检查，有的人每天提交的都是同一份，可谓“一本万利”。刚开始老师没发现，但看着看着，就看出了破绽，老师于是重新定规则：每天必须写上日期。

好吧，写了。但老师又发现了疑点：虽然写了当天日期，可有的孩子上交的还是一份，因为他们的日期是用铅笔写的，每天只改日期即可。

“以后日期必须用水笔写！”

同时，为了打击投机取巧者，每天安排日期书写位置，上下左右，无规律调换。

魔高一尺道高一丈，才安生了几夭，老师又发现有些同学的作业有反光现象，仔细辨认后发现有几个同学交来的竟然是同一份书法作业。好啊，情况又升级了，开始翻拍别人的作业了。

把日期写上去！把自己的名字写上去！每天每个同学要写到不同的位置！家长必须要在上面签字签日期！老师把作业防伪级别提高到了极致。

上课也同样精彩。毕竟是网课，所以有的孩子听着听着就灵魂出窍或人走茶凉了。没办法，老师就发明了不定时随机签到的方法，一节课好几次，谁不签，就得让家长催孩子来解释原因。正上班的家长没办法，遥控着孩子去跟老师解释，而熊孩子们的答复也千奇百怪，包括但不限于“老师

我就低了一下头”“老师我是慢性子，还没点，你就结束了”“老师，我总看电脑眼睛不舒服，揉了一下眼睛，签到就不见了”……疲于追问的老师直接祭出大杀器：少一次签到，作业加一倍！于是风平浪静。

还有老师正讲课，有的孩子仗着老师脾气好插话，比如忽然：“老师，你怎么不穿衣服呀？”

“我怎么没穿衣服呀，这是什么？”（拽拽自己的衬衫）

“噢，我是说你怎么不穿外套呢？”

老师忍气吞声拿起外套披上。

化学老师讲得兴致盎然：“这个坍塌就是当年我在清华大学学习时用过的坍塌，虽然不能用了，但我一直珍藏着……”

“老师，您这是炫耀自己在清华学习过。”

老师不理他，继续：“虽然屡次搬家，但也不曾……”

“老师，您这是炫耀自己房子多，有钱人啊！”

老师依然不理，继续：“虽然我不富有，但是我觉得有它，我就很……”

那边文字不屈不挠地一串串打出来：“老师，过分的谦虚就是骄傲，说自己穷的人一般都不穷。”

老师没办法，只得全部禁言。“让孩子随便随时发言，不要打断他们思想的火花”的教育理念不太适用了。

语文老师的妈妈也是老师，她和我们说：“我比我妈妈当年教得辛苦多了，当然智商也提高了不少。我妈妈当年就只管教课讲题，孩子们都是主动做好。现在的我，除了教课讲题，还得与学生智斗。”

真是时代不一样，老师这闯关打怪，段位也得不断提升啊。

神秘大礼

□匆然

高三 的生物老师，五十多岁一老头，某次比较重要的考试前对我们说：“你们这次都努力，生物能考过70分（满分80）的，我有神秘大礼相送。”

这我哪能忍，我直接抛弃了其他老师，一心只想得到这个神秘大礼，于是每天从早自习到晚自习都在刷生物试卷。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，这次考试还真考了72，班上第四。

次日生物课，他来了，他终于来了。然而，礼物是——他的自拍照！从大到小一共五张照片，按成绩依次点名上台领取！我的眼泪掉下来。

大佬班主任

□娇骨

我初中班主任那是全校有名的大佬，他的数学教得好奇，堪称我校的最大招牌。

我们准备体育中考的长跑时，因为平时锻炼的机会很少很少，所以大家都不怎么跑得动，他就追着我们边喊边骂，同时威胁要罚做数学卷，一群姑娘被他吓得疯跑。我跑在最后一个，听他叫骂着我的名字越来越近，吓得没命向前冲。结果我们班同学长跑全部都满分。

初二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回事流行了踢门玩。去踢的主要是两种人：社会小哥和二傻子。老师们一般不愿多管。

我们班主任不一样，某天，两个傻不愣的其他班同学来我们班踢门。恰巧他在，“刷”一下冲出去，像揪小鸡一样一手一个，把两个熊孩子揪进教室扔在墙角。俩人瑟瑟发抖，最后他们的班主任过来才领走的。

没想到那俩熊孩子还记仇，瞅准了是瘦小的英语老师在上课，又来踢了。谁知道我们班主任就在教室后面坐着呢，又冲出去把俩家伙拖进来。

我们和英语老师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大笑——”

我们班的成绩吧，地理生物考试双A人数破校纪录，一个班五十多人，考上重点高中的人数有三十多。

小公主

□豆豆

高中英语是位女老师教的，姓赵，印象里教我们那年应该有三十多岁到四十岁了吧，经常穿着小裙子、化着妆，特别傲娇，不知为什么还经常跟我们政治老师互怼。

当时高中宿舍条件不太好，冬天时候在教室还好，回宿舍就特别冷。有一天赵老师讲着课，突然停下问我们：“宿舍冷不冷？”大家纷纷诉苦：“冷啊，快被冻死了……”老师若有所思，一会儿就接着讲课了。

第二天她特别兴奋地冲到班里，找了两个比较壮的男生，搬了好几个袋子上来。然后每人发了一个盐水瓶，就是医院里以前挂水时用的那种。

于是她特别傲娇，像个小公主一样跟我们说，她托了在医院工作的表姐，连夜收集到的，都清洗消毒过了，每人都有。晚上回去倒上热水放在被窝里暖手脚。末了又嘱咐：“注意安全！防烫防漏！”

我们班大约有70多个人。我现在还很想念那时候。